

西风译丛

[法] 帕斯卡尔 / 著 李斯 / 译

思想录

文汇出版社



过 阅 读 的 生 活

西风译丛

思想录

光明日报出版社
〔法〕帕斯卡尔 / 著
李斯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录/(法)帕斯卡尔著;李斯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12

(西风译丛.第2辑)

ISBN 7-80206-373-6

I. 思... II. ①帕...②李... III. 帕斯卡尔,B.
(1623~1662)—哲学思想 IV. B56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2236号

书 名:思想录

著 者:[法]帕斯卡尔

译 者:李 斯

责任编辑:徐 晓

装帧设计:合和工作室

责任印制:胡 骑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邮编:100062

电 话:010-67078243(咨询),6707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33,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185千字

印 张:9.5

版 次:2006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206-373-6

定 价: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帕斯卡尔（1623~1662年）：

17世纪法国数理科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思想家。他认为人是完全处于罪孽之中，要靠上帝的恩赐才能得到拯救，然而，他也继承了理性主义的传统，对人性、人生、社会、哲学和宗教等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探讨。主要作品有《思想录》《外省通信》等。

《友谊责任论》

《如何赢得朋友及影响他人》

《思想录》

· ④ · 《梦的解析》

《理想国》 《孤独散步者的遐思》

《先知》 《培根论人生》

《我不愿树立雕像》

《自卑与超越》

《爱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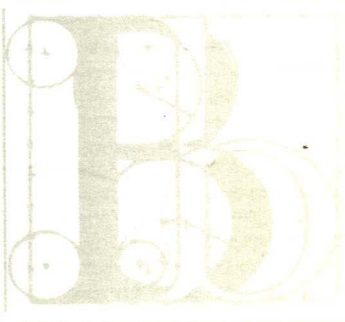
《君王论》

《爱与生的苦恼》

《论国民与国家的财富》

《论和谐生活的准则》

《宽容》



责任编辑：徐晓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 JOY+ LULU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译 序

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是一篇护教之作。为基督教的辩护自基督教诞生之初即已开始。从哲学层面来说，自护教学者游斯丁始，经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几十年反复的推敲，再由经院哲学的登峰造极者阿奎那以毒攻毒式的辩说，发展到现代的希望神学、解放神学、过程神学等五光十色的基督教护教运动，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远远超出其宗教意义，成为现代哲学的重要部分。

帕斯卡尔的基督教申辩是基督教发展过程中面对以蒙田为代表的怀疑主义在日心说和地理大发现等现代科学萌芽之后，以理智觉醒的名义向基督教提出严重挑战的关键时期的中继加油站，其中辩助记笔记《思想录》本来有可能改写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思潮在法国和欧洲的发展历史，假如他这部 14 章共

924 节文字果真按计划形成长达数百万字的鸿篇巨制的话。可惜他英年早逝。

帕斯卡尔是世所公认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也是法国知名的哲学家和散文家，他全身心投入基督教教义研究的时间并不长，这是《思想录》中所含精华尤为独特与难能可贵的根本原因。

在 17 世纪中期一批欧洲现代科学创始人当中，帕斯卡尔由科学转向宗教的经历并非罕见。跟帕斯卡尔一样，同时期的牛顿对经典物理学及数学的全部贡献早在年轻时代就完成了（1664 年黑死病造成剑桥大学关闭 18 个月），牛顿中、晚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神学考证与炼金术的研究，共有上百万字的神学论证和 60 余万字的炼金术著作。在死后发表的《论丹尼尔预言及圣约翰的天启录》一书中，牛顿利用自己无比强大的数学运算能力，计算出罗马教堂会在什么时候成为先知丹尼尔眼中的第 4 只野兽的第 11 只角。从炼金术的角度看，这恐怕只能用走火入魔来解释了。比牛顿稍早几十年并且为他铺平了地心引力理论道路的开普勒，最后竟诉诸占星术以回报神圣罗马国王鲁道夫二世给予他“皇家数学家”的奖赏。稍晚几十年的“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假如不是因为忙于承包税收并使用极端手段索取税款而在巴黎圣母院断头台落入共和党人的刀俎，保不准也会把他的氢、氧发现成果归功于神授智慧，进而使自己的化学研究转向难以预测的方向（《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海南出版社）。

更让人称奇的是，帕斯卡尔作为当世一流的科学家，竟然是以目击奇迹而转向宗教的（其妹在罗亚尔修道院的腿伤被据

说来自耶稣荆冠的一根棘刺当场医好)，并且由此契机而接触到冉森派理论。感叹之余，我们似乎又可以揣测到帕斯卡尔突然转向宗教的深刻根源，同时也好像能够明白为什么他把奇迹当作论证基督教合理性的重要依据。千百年来，围绕基督教的信仰与理智之争从未有过停息的时候，其根本原因是，在人生与自然世界的沉沉黑暗中，理智缓慢、不可靠而且盲目的摸索并不能给予人类以真正贴切、确信的指导，我们诉诸信仰，我们不断地更改和超越上帝的概念，希望能够往理智这一只永远无法灌满的杯子里注满美酒。但是，理智与信仰之间的角力，是人生荒诞的另一明证，人被莫名的命运抛撒在时空连续体的任一点，同时人又像自咬其尾的蛇一样试图弄清楚个中道理。胜负难分，两相权衡的时候，奇迹的力量就必然显示出来。迟至1988年，还有关于都灵圣布的现代奇迹出现。加拿大科学家里昂西奥·加沙-瓦尔迪斯博士剥离耶稣裹尸布上的“生物塑料涂层”，并经过反复多次的碳14元素测定后发现，都灵圣布上有包含人类DNA的血渍，并根据线索证明了耶稣蒙难的诸多细节。该发现成果震动了全世界科学家并引起教皇保罗的注意（里昂西奥·瓦尔迪斯，《上帝的DNA？》，戴波得依出版公司）。然而，据此不是可以推断出上帝的DNA了吗？人类理智要面临的挑战的确未有穷尽之时。

跟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一样，帕斯卡尔早年相信“几何学方法是最可靠的”，但跟走向泛神论的斯宾诺莎不同的是，帕斯卡尔晚年强调，直觉优于演绎，宇宙的真谛只有通过直觉才能洞察到。《思想录》中关于几何学缺陷的论述是相当有趣的，它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帕斯卡尔甚至牛顿等人抛弃理性走向神学的根本原因是理智自身有莫解的谜团。

然而，基督教教义自身的证明却是更为棘手的事情。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可归结为（相对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的前提）：（1）恶的来源问题；（2）自由意志问题；（3）《圣经》解读问题；（4）创造和被创造的问题；（5）上帝造人的目的和方法问题；（6）人死以后的去向问题等。在神学研究问题上，帕斯卡尔属于半路出家，他在《思想录》中主要以奇迹和预言（Typology）论证基督教的唯一合理性。这种技术上的象征学诠释法非自他始，亦不以他为终，而且在原罪流转等教理上，他还在书中公开表示疑惑，这是他被人怀疑为异端的一个原因。但是，重要的不在于帕斯卡尔在神学论证上有多深的功夫，或者多么不同于凡人的见解，而在于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如何为自己转向神学寻找理论上的辩解，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会产生兴趣的。

简约地说，人类以约 2200 平方厘米的皮层和约 140 亿个神经元去理解无限和全体，这无论如何都是一项冒险的事业。革兰氏阴性菌可能构造出了一个比我们人类壮观宏大得多的宇宙，我们不妨在黑夜里听听它们对着愚蠢的阿米巴发出的骄傲的狂笑，但千万不可因此而回顾人类自身，否则我们便会堕入自轻自贱的窠臼，或者预测自己最后会比什么也不知道的动物死得更痛苦。帕斯卡尔和无数先贤圣哲为我们列出了脑力锻炼的例题，我们应该为此心存感激，我们对待现代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分合也许应该抱同样的态度。人类在荒诞中与自己的影子搏斗，

等他明白不应该如此的时候，生命已经走完大半，我们当然也不能否定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所说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未来的科学会纠正自己的错误，到那个时候，生命就更聪明了，同时也会默默地离开，因为它明白自己已经走到了尽头。”

本节译本根据登特及杜顿出版公司特洛特尔氏译本节选后译出，因无法与原版对照，个别模糊处参看了何兆武前辈的译本，在此表示感谢。因时间仓促，可能存在错漏误译，责任全在本人。

译者

2003年10月25日

Codiedls
目录

■

■

【译序】

(001)

■

艾略特：导读

(001)

论思维方式与文体

(017)

人没有上帝的悲哀

(032)

论赌注的必要性

(080)

论信仰的方式

■ (104)

正义与结果的理由

(118)

哲学家

(133)

道德与教理

(150)

基督教的基础

(196)

永恒

(210)

象 征

(227)

预 言

(233)

耶稣基督的证明

(241)

奇 迹

(258)

附录：论争片断

(275)

■ 导 读

初一看，关于布莱斯·帕斯卡尔，关于他的声名建立其上的两本著作，能够说的一切话似乎都已经说过了。他的生活细节已全部为我们所知，预计能够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他在数学与物理学上的发现已经多有提起，他的宗教情怀以及他的神学观点已经得到反复讨论，他的散文风格已经被法国评论家分析得无微不至。可是，像帕斯卡尔这样的作家，将会，也一定会为每一代人反复研究。变化的不是他，而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对他的理解有所增进，而是我们的世界在发生变化，我们对待世界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人类对帕斯卡尔及他那个境界的思想家的看法，是人性历史的一个部分。这就指明了他永恒的重要性。

帕斯卡尔生活中的事实，就这本《思想录》的一篇简单导言必要的范围来说，简略如下。他于1623年出生在奥弗涅的克莱芒。他的家族属于家道殷实的中上层阶级。父亲是一名政府官员，去世的时候给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留下了足够大的一笔遗产。1631年，他父亲去了巴黎，几年之后在鲁昂谋得另一份政府官职。无论他生活在什么地方，其长子看来总能够与社会上层打成一片，并善于交结科学与艺术圈子里

的名人。帕斯卡尔完全是靠父亲在家里教育起来的。他特别早熟，的确是太早熟了，由于儿童与少年时代专心于学习，竟然损害了身体健康，他三十九岁便早逝，不能说与他早年过度勤奋没有关系。虽然没有留下什么难以相信的惊人故事，但他是个神童，尤其是在数学上特别早熟。他思维活跃，而非累积型，从早年开始，他便显示出一种凡事自己寻找答案的气质，这跟克拉克-麦克斯韦和其他科学家的特征是一样的。关于他晚年在物理学上的一些发现，这里就没有必要提起了，我们只需要记住，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之一，他做出科学发现的年代，大多数科学家还处在学徒阶段。

老帕斯卡尔叫埃迪安，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约在1646年，他偶遇教会里面一些从事宗教复兴运动的代表，那个运动后代称为冉森派运动。冉森派是以伊普雷主教冉森尼乌斯的名字命名的，他的神学著作被看作是这个运动的起源。这个时期一般被人们论述为帕斯卡尔的“第一次转意归主”。但是，对于这个时期的布莱斯·帕斯卡尔本人来说，“转意归主”这个词稍嫌语气过重。那个家庭向来都是虔诚的教徒，小帕斯卡尔虽然专心于科学方面的工作，但看来从未因不信教而感受到任何痛苦。之后，他的注意力当然转移到了宗教和神学方面的事务，但是，“转意归主”这个词只能够应用到他的两个姐妹那里——姐姐已经是佩里埃夫人，尤其是妹妹雅克琳，她当时已经在构想以宗教生活为自己的职业了。帕斯卡尔本人根本无意于弃绝世俗生活。父亲于1650年去世

后，有着惊人性格力量和性格之美的少妇雅克琳准备立誓出家修行，到波特-罗亚尔修道院去当一名修女，但她的愿望有一阵子没有能够实现，就是因为她兄长反对。他的反对出自纯粹世俗的考虑，因为她可能将遗产移交修道院。但是，如果她与他生活在一起，他们合并起来的财产就使他有可能生活在更接近于自己品位的那种消费层次上。事实上，他不仅仅喜欢与上流社会打成一片，而且还置办了一架马车和好几匹马——曾有一个时期，他的马车前面套着六匹马。虽然从法律上说，他并无权阻止妹妹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处置她的财产，然而，可爱的雅克琳在得不到其兄心甘情愿的赞同时不肯那么做。修道院院长梅厄·安吉利卡本人就是这次宗教运动史上的著名人物，她最终说服这位年轻的修女不带财产就进入修道院，然而，由于她的心意没有得到满足，雅克琳一直郁郁寡欢，最终她兄弟还是转变了态度，变得温和起来。

就目前所知，帕斯卡尔在这个时期所过的世俗生活，很难冠以“挥霍”这个用词，当然也不能用“放荡”这个词。就连赌博对他的吸引，主要也是为了能够进行数学上的或然性研究。看起来他过的那一种生活，就是任何有教养、有名望和有独立经济来源的知名人士所过的生活，而且认为自己是为人笃实和讲求德行的楷模。虽然他考虑过婚姻的事情，但并没有一场情事摆在眼前。然而，由波特-罗亚尔的那个宗教团体所代表的冉森派，从道德上说却是教会内的一个清教运动，它的行为标准至少跟英国或美国的任何清教主义门派同样严格。帕斯卡尔生活中这一追求时髦的时期，对于他的

发展来说却是相当重要的。这一段生活经历扩充了他对人的理解，纯化了他的品位，他成为一位饱经世故者，然而从来没有失去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把全部心思转到宗教上以后，他的世故便成为素质的一部分，而这部分素质对于他的作品价值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帕斯卡尔对社交生活的兴趣，并没有使他从科学研究中分心，这个时期在他极其短暂和忙碌的一生中并不占太大空间。一方面，熟知了这样的生活能够给予他的教训以后，他对这样的生活产生了很自然的不满意，另一方面，他圣洁的妹妹雅克琳对他产生了影响，同时，由于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不断增多的痛苦也使他越来越远离那个世界，转而思考永恒的问题。1654年，就发生了所谓的“第二次转意归主”，但也许只应该简单地称为转意归主。

他把自己的神秘体验记录下来，经常带在身边，他死之后，人们发现这个笔记就缝在他穿的外套上。事情发生在1654年11月23日，除非我们愿意否认所有神秘体验，否则，他的这次神秘体验的真实性是没有理由加以怀疑的。帕斯卡尔并不是神秘主义者，他的作品也不可归入神秘主义作品之列，但是，只能够称为神秘体验的事件，却经常发生在并没有成为神秘主义者的很多人身上。他不久之后即着手写作的一本书，《外省人札记》（*Lettres écrites a un provincial*），是就神秘主义展开的针锋相对的宗教论战中的杰作。我们已经熟知，他当时是处在极度恶劣的健康状况下得到上帝启示的，但是，常见的一件事情是，某种形式的疾病是极其有利的，

不仅仅对于宗教启示，而且还对于艺术与文学的创作。思考过几个月或者好多年但没有进展的一篇文章，或许突然之间就显现出来，并可付诸文字。在这种状态下，大段的文字也许会创作出来，根本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修改。对于把自动写作当作文学创作模式来培养的做法，我并无好言。我怀疑任何一位作家能够培养这样的时刻，但是，体验过这种事情的人一定会有成为一种工具而非创作者的感觉。完全依靠这样的方法是不可能生产出杰作来的。但是，哪怕最高等形式的宗教灵感，也不足以描述宗教生活，甚至大受赞扬的神秘主义者也必须返回到俗世生活，并且要借助理智才能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结果。你不妨称其为与神性的亲密交谈，也不妨称其为思想的临时结晶。在科学能够指导我们随意地重复诸如此类的现象之前，它就不能够声称已经解释清楚了这些现象，而只能够通过它们的成果加以评判。

从那时起，直到去世，帕斯卡尔都与波特-罗亚尔的那个社团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妹妹雅克琳就是在这个修道院当修女的，而且先于他去世。当时，波特-罗亚尔的那个社团正在激烈反对耶稣会士。在冉森尼乌斯的作品中提出了五项主张，但在罗马被由红衣主教和神学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判定为异端邪说，作为冉森派在虔诚宗教团体中的一个代表的波特-罗亚尔社团，因此而遭受了灭顶之灾，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这里不是评定那场激烈争吵和冲突的地方，从一位保持中立，既不是耶稣会士，也不是冉森派，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异教徒的天才评论人的观点看，对此事最好的叙述，就